



外 套

果戈理著 劉遼逸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82012

外 套

果 戈 理 著
劉 遼 逸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二 · 北 京

總 95 單 29 32開 114定價頁

外 套

果 戈 理 著

劉 遼 逸 譯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二年四月北京初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 1—10000

定價 3,900 元



瓦涅齊安作

在司裏……但是最好不要說出是哪一司。再沒有比各種司、軍事機關、辦公廳，總而言之，各種大小官員，更愛鬧脾氣的了。如今每個人都認為對他個人的污辱，就是對社會全體的污辱。據說，前些日子有個縣警察局長遞了一張呈文，我記不清是哪一縣了，呈文裏明白寫道：如今國家法紀淪亡，他的神聖官銜隨便被人說來說去。爲了作證，他隨呈文附上一部厚厚的愛情小說，那裏面每隔十頁就提到警察局長，甚至有幾處把警察局長寫成爛醉如泥的樣子。這樣看來，爲了避免發生不愉快的事，我們最好把這裏所講的司稱作某一司。且說某一司裏有某一官吏服務，這位官吏可算不得很出色的，個子又矮又小，臉上有幾顆麻子，頭髮淺棕色，眼睛看去甚至有點不好使喚似的，腦門上禿了一塊，兩頰的皺紋重重疊疊，

面色白裏透青……有什麼辦法呢！這都是彼得堡天氣的罪過。至於官銜（因為我們這裏首先要表一表官銜的），就是一般人稱之爲終身九品官●的，大家知道，對於這樣的九品官，各樣的作家們曾盡嘲笑挖苦之能事，因為這些作家有一種值得嘉獎的習慣，就是專愛咬那些不能回敬的人。這位官吏姓巴什馬奇金，從而可以看出，姓是從『巴什馬克』●這個字變來的；至於這姓是在何年何月，並且怎樣一來就從『巴什馬克』這個字變成的，就無從查考了。但是他的父親、祖父、甚至小舅子，總之，凡是巴什馬奇金的家族都是穿靴子的，一年只換兩三次靴底。他名叫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讀者也許覺得這名字奇怪，是胡編出來的，但是我敢担保，它決不是胡編的，只能起這樣的名字而決不能起別的名字，這個情況是自然

● 帝俄時代官階共分十四等。——譯者註。

● 意即「輕便皮鞋」。——譯者註。

而然發生的，經過情形是這樣：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是在三月二十二日夜裏降生的。故去的母親是一個官太太，爲人很好。她爲小兒的洗禮準備好了一切。當時母親還躺在對着門口的床上，右手站着教父伊凡·伊凡諾維奇·葉羅什金和教母阿琳娜·謝苗諾芙娜·白洛布留什可娃，教父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人，在元老院當股長，教母是巡官的太太，也是一位少見的善人。產婦面前擺上三個名字任她選一個：毛基亞、索西亞、或者給小兒起一個殉難者的名字——郝茲達扎特。「不行，」產婦想道：「怎麼全是這樣的名字。」爲了討她喜歡，人們把日曆翻到另外一頁；上面又出現了三個名字：特里菲利、都拉和瓦拉哈西。「這真是報應，」老婦人說：「老是用這類的名字，老實說，我從來就沒聽說過這樣的名字。如果是瓦拉達特或者瓦魯赫倒也罷了，偏偏是什麼特里菲利、瓦拉哈西。」又翻了一頁日曆——出現了：巴甫西卡赫和瓦赫齊西。「啊，我明白了，」老婦人說：「大概是他命該如此。既然這樣，那就叫他父親的名字好了。父

親叫阿卡基，兒子也叫阿卡基好了。『這樣一來，他的全稱就是阿卡基·阿卡基。那維奇了。於是小兒受了洗禮；洗禮的時候，他哇地一聲哭了起來，並且做了個鬼臉，彷彿他已經預先知道他要做九品官似的。你們看，全部的經過就是這樣。我們所以交代這個，爲的使讀者知道，事情的發生完全是必然的，決不可能超別的名字。至於何時何月他到司裏工作，是誰任命他的，這點可沒人記得了。不論換了多少司長和上司，總是看見他坐在那個老地方，坐的姿勢始終一樣，職務始終一樣，仍然是抄寫官；所以後來大家都相信：他大概一生下來就已經完全準備好穿制服和禿腦門了。司裏對他毫不尊敬。當他走過時，看門的不僅不站起身來，甚至連望他一眼都不望，就彷彿從客廳飛過一隻普通的蒼蠅似的。長官對待他又冷酷又專制。有個副股長就這樣把公文向他面前一塞，甚至不說一聲：『請您抄一遍，』或者說：『這是一件挺有趣的、挺好的差事，』或者說句在有教養的辦公地方常用的悅耳的話。而他呢，就接下來，眼睛只看公文，並不看看是誰給

他的，那人有沒有權利這樣做。他接到後，馬上就安排下來抄寫。年青的官吏施展全部公事房的聰明才智來譏笑挖苦他，當面造他各種的謠言，說他那七十歲的房東老太婆常常打他，問他什麼時候和她結婚，向他頭上撒碎紙，說是下雪了。可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却一聲不響，彷彿他面前無人似的；這甚至不影響他的工作：當人們逗他的時候，他沒有抄錯一個字。如果玩笑開得太難以忍受：老碰他的胳膊，妨礙他寫字，他才說：『讓我安靜一下吧，你們幹嗎老欺負人？』在這兩句話裏面，在講這兩句話的語調裏面，有一種奇異的感情，使人聽起來不由得發生一種憐憫心；有個到職不久的青年，也學其他同事的樣子放任自己嘲笑他，但忽然像是刺痛了似的停了下來，從此以後，他面前一切都變了：都換了個樣子。有一種非凡的力量，推動他離開他與之交結並且認為是體面的上流社會的同事們。後來有一個很長的時期，每逢最快樂的時刻，他就想起那個禿頭的矮小官吏和他那刺人肺腑的話：『讓我安靜一下吧，你們幹嗎老欺負人？』而且

從這句刺人肺腑的話中，使人聽見另一句話：「我是你的兄弟啊。」一想到這裏，這個可憐的青年就用手蓋上臉，後來，他一生不知戰慄過多少次，因為他看出人身上倒有多少非人的東西，在斯文的有教養的上流社會裏面，噫，我的天啊，甚至在上流社會認為高貴正直的人身上，倒隱藏着多少殘暴粗野的行爲！

恐怕再難找到這樣忠於職守的人了。說他熱心服務還不夠，不夠，他簡直是酷愛服務。在抄寫工作中，自有他變化無窮和賞心悅目的天地。這種樂趣從他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有幾個字母是他特別喜愛的，一寫到它們，他就樂得忘形了，瞧吧：他又是笑，又是眨巴眼睛，又是努嘴唇，所以，看他的臉色就可以知道他正在寫哪個字母。如果按照他的熱心程度行賞的話，會使他自己都吃驚的，說不定他已經當上五品官了；可是現在，正如他刻薄的同事所說的，他却掙來了領章一小片，痔瘡一大塊。然而也不能說，對他從來沒有任何的注意。有一個司長是一個好人，爲他長期服務而想重賞他一下，命令給他一件比普通的抄寫重要

一點的事情做；就是教他根據現成的公事擬一封公函送給另外一個衙門；全部的
工作只是換一換上款，再把幾個第一人稱的動詞換成第三人稱就行了。這件工作
弄得他渾身是汗，不斷擦額上的汗珠，終於說道：『不行，還是給我抄點什麼好
了。』從那時起，他就永遠幹着抄寫的工作了。除了抄寫，好像對於他再也不存
在其他的東西。他完全不關心自己的衣裳：他的制服已經不是綠的了，變成了一
種混濁的棕色。他的領子又矮又窄，所以他的脖頸雖然不長，伸到領子外面倒顯
得很長似的，就像那些冒充洋人賣玩意兒的頭上頂着的數十個亂擺頭的石膏小貓
的脖頸一樣。他的制服上常常黏着些什麼東西：不是草就是線；此外他還有一種
特別的本領，他在街上從窗下走過，不早不晚，正好是人家從窗裏扔垃圾的時
候，所以他的帽子上總是黏着西瓜皮、香瓜皮以及其他雜七雜八的東西。他一生
從來不留心街上每天發生的事情，大家知道，他的年青的同事們，對這總是留心
的，他們伶俐的眼睛很尖，甚至能看見對面人行道上誰的鞋帶散開了，——這常

常使他們臉上顯出狡猾的冷笑。

如果說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也看見了什麼，那麼他看見的只是他所寫的筆畫勻稱整潔的字行，僅僅當不知哪兒來的馬頭碰着他的肩膀，並且從鼻孔裏向他的臉噴出一股大氣的時候，他才注意到他不是在字行中間，而是在街中間了。回到家裏，他馬上就坐在桌旁，趕快喝白菜湯，就着葱吃一塊牛肉，他完全不注意食物的味道，便將這一切連帶蒼蠅以及當時落入的不管什麼東西，一齊吞了下去。他覺得肚子有點脹了，就站起來，掏出墨水瓶，開始抄寫帶回家的公文。如果沒有要抄的公文，他便把美妙的公文——不是因為措詞華麗，而是因為是給某個新人物和重要人物而美妙——故意留個底，作為他個人的娛樂。

甚至當彼得堡的灰色天空完全黑了，所有官吏都按各人的收入和嗜好大吃一頓的時候，當司裏的筆尖聲和忙亂聲停止後，自己和別人的必要事情以及好事的人自動攪來的一些不必要的事情辦完後，一切都在休息的時候，當官吏們都忙着

享受剩餘的時間的時候；有的比較靈巧點的，就往戲院裏跑；有的去蹣大街，把時間消磨在觀察女人帽子上面；有的去赴晚會，去奉承某個好看的姑娘——官吏小集團的明星；還有一種情形是最常見的，就是有的只到四層樓或者三層樓去找同事，同事住着兩間小屋子，帶一間前廳或者廚房，陳設一些有意擺闊的時髦用品，如燈盞或者其他許多省吃省喝和犧牲玩樂的機會換來的東西；總之，甚至當所有的官吏都各自到朋友們的小屋子裏玩惠斯特牌戲，喝喝茶，茶裏放點廉價的白糖，抽長管烟袋，在發牌的工夫談談俄國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都不放棄談論的上流社會傳來的長短是非的時候，或者甚至當沒有什麼可談的時候，便重述永遠講不完的關於司令官的笑話，有人向這位司令官報告，說是法易珂納紀念碑。

● 指彼得大帝騎着駿馬的銅像，一七六六年法國彫刻家法易珂納塑造，豎立在彼得堡。

譯者註。

上的馬尾巴被人砍掉了；——總之，甚至當一切人都極力去消遣的時候，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却不去作任何消遣。誰也說不出什麼時候在晚會上見過他。他寫得心滿意足了，就躺下睡覺，笑容滿面地想着明天：不知道明天又要抄些什麼。一個每年掙四百盧布而能安於自己運命的人，是會這樣平平穩穩地生活下去的，也許會過到衰老的暮年，如果不僅是在九品官、而且在三品官、二品官、七品官以及所有的官、甚至在那些無品無官的人們生活道路上沒有佈滿各種憂患的話。

在彼得堡，一年掙四百盧布或者四百盧布左右的人，有一個很厲害的敵人。這敵人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北方的嚴寒，雖然有人說它對人的健康很有益。早晨八點多鐘，正是滿街都是到司裏辦公的人們的時刻，嚴寒開始來勁了，它不分青紅皂白，使勁地往所有的鼻子亂刺，那些可憐的小官吏實在不知道把鼻子放在哪兒才好。在這時候，甚至那些職位很高的大官都凍得腦門發疼，眼睛流淚，而可

憐的九品官有時還毫無防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穿着單薄的外套儘快跑過五六條街，然後在門房裏好好地蹣蹣，一直蹣到使路上凍僵了的執行職務的才智融解開來的時候。從某一個時候起，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開始感覺，好像寒冷特別有力地刺痛他的背和肩，雖然他儘可能快地跑過一定的地段。他終於想起，可別是他那件外套出了什麼毛病吧。他在家裏把外套好好檢查一遍，於是發現了，正是在背和肩上有兩三個地方簡直變成紗布了：呢子已經磨得透亮，裏子也開了花了。要交代一下，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的外套也是官吏們嘲笑的對象；甚至『外套』這個高貴的稱號也給取消了，管它叫『罩衫』。它的構造的確奇怪：領子一年比一年縮小，因為用它修補了別的部分。裁縫的手藝也實在不高明，補得又粗又難看。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一看出是怎麼回事，就決定把外套送到裁縫彼得羅維奇那兒，他住在四層樓上，到那兒要經過後樓梯。這個裁縫雖然只有一隻眼，滿臉麻子，可是縫補官吏們和其他各界人士的褲子和禮服倒是滿妥當的，

自然，這要在他不醉酒並且腦袋裏不胡思亂想的時候。關於這位裁縫，當然不應當說得太多，可是既然提到他，爲了使小說中每個人物的性格都十分明確，沒有辦法，我們只好把彼得羅維奇也表述一番。起先他不過是叫格里戈利，在某位地主家裏當農奴；自從他領到了釋奴證，每逢過節就大喝特喝，起先只逢大節，後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日曆上劃有十字表示教節的日子，都喝起酒來，——從那時候起，他才開始叫彼得羅維奇。在喝酒方面，他是忠於祖先的習慣的，並且他和妻子吵架的時候，管她叫俗婦和德國婆娘。我們既然扯到他的妻子，關於她也要說兩句；但遺憾得很，關於她我們知道得不多，只知道，彼得羅維奇有一個妻子，她不圍頭巾，竟戴一頂小小的便帽；論到漂亮，她似乎不能誇嘴；至少，只有禁衛士兵之流的人，遇見她時才向小帽下面瞅她一眼，翹翹鬍子，並且發出一聲怪叫。

當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順着樓梯向彼得羅維奇那兒去的時候，先說句公道

話，這個樓梯滿塗着污水，滲透着蝕人眼睛的酒精味道，大家知道，彼得堡所有的後樓梯都是這樣的，——當他上樓時，心裏就盤算着彼得羅維奇會要多少錢，並且拿定主意給價不超過兩盧布。門是開着的，原來女主人在煮什麼魚，弄得滿廚房都是烟，連蟑螂都看不見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從廚房走過，主婦甚至沒有留意到他，他最後進入屋裏了，看見彼得羅維奇盤着腿坐在寬大的沒有油漆的木案子上，像個土耳其的大官，按照一般坐着工作的裁縫的習慣，脚是光着的。並且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頭一眼就看見他所熟悉的大拇指，指甲是畸形怪狀的，又厚又硬，像烏龜殼似的。彼得羅維奇脖子上掛着一縷絲線和棉線，膝蓋上放着一塊破布。他用線穿針眼已經穿了兩三分鐘了，可是沒有穿上，所以對天黑很生氣，甚至對線也氣起來了，他低聲罵道：『不進去，蠻婆子；煩死我了，你這個騙子！』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心裏很彆扭，他正趕上彼得羅維奇生氣的時候來了：他喜歡當彼得羅維奇醉醺醺的，或者像他老婆所說『獨眼鬼，灌了黃貓